

第九十一章 何來意閑閑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不是**苦短嗎？”

“太長也是苦處。”

...

“你做的牙刷...我要一個。”

範閑愣住了，沒有想到她居然會提出這樣一個要求，苦笑道：“據我所知，秀水街上也有賣的。”

海棠微笑道：“沒你做的好。”

“謝謝誇獎。”

“沒有想到你這位權貴子弟，居然願意將心思放在這些地方。”海棠看著範閑，似乎是想重新視這個人。

範閑緩緩閉上眼睛，說道：“關於我，你了解的顯然還不夠多。”

海棠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不過我隻了解太後壽誕之後，你就要回國，你答應我的事情，怎麼辦？”

範閑雙眼根本懶得抬一下，說道：“等我睡好了，我來找你聊聊。”

海棠皺眉說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範閑忽然睜開雙眼，說道：“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所以不想多聊。”

“告辭。”海棠第一次見到範閑表現出這種冷淡，卻沒有絲毫反應，幹淨利落地離房而去。

範閑躺在那張大**，明明已經困極，卻是始終無法睡去，他的表情看似平靜，腦中卻是一片混沌，沒有足夠的時間，他根本無法消化掉昨夜的所聞所感。他睜著那雙明亮的眼睛，看著床頂的繡帳，目光似乎想要穿透房頂而去，直破九天層雲。投射到最遙遠的天空上。

既然確認了範閑是留在使團之中，那麼北齊方麵自然會想到，在燕山絕壁之上想救走肖恩地，究竟又是誰呢？這個疑問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來。

狼桃、何道人、沈重坐在三把椅子上。眉頭都皺的老緊。這三人中自然是沈重的官位最高，但狼桃是苦荷的首徒，而且又是少年天子地武道老師，所以身份最高，何道人卻顯得有些沉默。

昨天白天，他們二人聯手將範閑與肖恩逼下懸崖之後，錦衣衛就開始在上京城外進行秘密的搜索，不料一日一夜的功夫過去，竟是沒有半點成效，而晨間。當眾人終於忍不住，請宮中幫助強行闖入使團，卻赫然發現範閑好好坐在**！

“難道不是範閑？”何道人蒼白的臉愈的白了。他大腿上染著的毒雖已清除，但也損耗了不少真氣。

狼桃閉目道：“那個人一定是範閑，擅長用毒，用針，小手段。除了他還有誰？”

何道人皺眉道：“可是那個人長的與範閑不一樣。”

狼桃睜開雙眼說道：“人是可以偽裝的。”

狼桃的身份特殊，所以他說出話來，眾人也不好多加置疑。但事實上是，範閑此時好端端地在使團裏，如果摔下懸崖的是他，他怎麼可能保持身體地完好？除非他是神仙。

此時沈重不免有些開始懷疑起狼桃的判斷，但表麵上依然像個富家老翁般慈眉善目著：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範閑，

因為與上杉虎勾結地就是南人，隻有南人才會對這件事情知道的如此清楚，不可能是東夷城的那些高手。”

看見何道人不讚同地搖了搖頭，沈重啞啞笑了起來：“當然。也有可能是別的人。”

“除了範閑還能有誰？”狼桃沉聲說道，他本來就不喜歡與這些特務頭子打交道，如果不是這次的事情牽涉到肖恩，他根本就不會出宮來幫助錦衣衛。

沈重看了狼桃一眼，滿臉微笑說道：“狼桃大人，南慶也是有很多高手地，至於手法問題...我想大人也應該聽說過，陳萍萍的身邊，一直有個叫影子的刺客，隻是沒有人看見過他，也沒有人知道他地手法與行事風格。範閑既然是監察院的提司，那他與那位影子的手法應該有些關聯...如此說來，在絕壁旁出手的不是範閑，也有可能是那位影子。”

影子是陳萍萍的貼身護衛，雖然沒有誰看見過，但是身為北齊特務頭領，沈重自然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存在。

“是誰都無所謂。”何道人吐了一口濁氣，“現在最重要的是，要確認肖恩死了沒有。”

“肖恩死了。”

狼桃很平淡地說道。當全身黑衣的範閑攻出來救人時，他回首一彎刀已經戳入了肖恩的胸腹，他很自信，挾在刀尖上的勁氣在那一瞬間就斷絕了肖恩地生機。

沈重微笑說道：“如此就好，國師與太後一定會很滿意，沈某在此處謝過二位大人。”

...

太陽又一次快要沉下上京西麵城牆，就像上千年來的每一天一樣，微有暑意的風兒繞著有些發蔫的樹葉，往上京城裏的各處宅院裏衝撞著，打著旋從人們的身體上飄過，從那些沉默的樹幹旁掠過。

入夜後，風會漸漸地涼下來。

範閑披著件單衣，站在使團後院的一棵樹旁，雙眼微眯，看著天邊出現的第一顆星。在這個天時裏，本不用再加單衣，但他身體過於疲乏，所以有些畏寒。

他小心翼翼地將手中的信紙折好，沒有像往日一般用掌力震成碎雪一片。因為這封信並不是院裏來的密信，隻是一封有些普通的家書。

信是婉兒寫的，雖然家中的消息一直源源不斷地傳到北方，但這是範閑第一次收到妻子的信。想來她在家中也等的有些心急了，宰相嶽父已經下台，大寶已經接到了範府，若若一如往常般清淡，似乎沒有被婚事的傳聞所擾，父親忙於朝政，這都是家書裏的內容。

信末沒有寫什麼相思，沒有催促某人的行程，隻是寫了幾個散句：“夏夜風亦止，輾轉夢偏傷。知君不日歸，青絲複添長。小別才幾時，念君如三日。何來意閑閑？埋首書中去。”

念君如三日，昨日今日明日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感受到信中的淡淡記掛，與那女子難得的疏朗心情，略感安慰。這些日子他忙於諸多陰謀事，不免有些淡了對家中女子的思念，偶爾想起，也會有些愧疚。

他與海棠約好了後日相見，不知為何，此時的他，對於這次相見有些期盼。

這絕對不是男女間的問題，隻是一種很純粹的期盼。範閑想找個人說說話，更準確地說，在經歷了與肖恩的對話之後，他需要傾述...卻無處傾述。

這種很古怪很奇妙的感覺，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。

在慶國京都那個雨夜，在那個箱子被打開之後，範閑本以為自己在這個世上不會再寂寞了，畢竟這個世界上有那個女子無處不在的氣息與痕跡。但是此時他才真切地感覺到，自己依然寂寞，因為那個女子畢竟已經還然無蹤。

“肖恩說的對，我確實是個無情的人。”範閑在心裏想著，自己是一個沒有朋友的人，搖了搖頭，往廂房裏走去。

...

室中隻有範閑、言冰雲、王啟年三個人，這是監察院內部在上京的最後一次會議。言冰雲靜靜望著範閑，說

道：“範大人，問出來了嗎？”

這是範閑早就已經想到的局麵，自己利用了監察院與信陽方麵的所有力量，才得到了那般絕巧的“死境”，身為慶國官員，眾人自然十分迫切想知道肖恩嘴裏的秘密是什麼。

他皺了皺眉頭：“我出手晚了，肖恩死了。”

言冰雲的眼眸裏閃過一絲異樣的神色，馬上回覆了平常，搖頭歎道：“謀劃日久，卻始終沒有成果，實在可惜。”

範閑微諷笑道：“老跛子搞了二十年都沒有問出來，你以為我是神仙？”

他時常在與言冰雲的交談中，刻意稱呼陳萍萍為老跛子，這是一種很莽撞，甚至是手法很拙劣的威嚇，但對付言冰雲這種冰雪聰明的人物，往往這種很魯莽的手法比較管用。

他回過頭對王啟年說道：“準備回程事宜。”

王啟年沉聲應道：“是。”略頓了頓後，皺眉問道：“大人，昨日留在房裏的那個冒牌貨怎麼處理？”

範閑知道他這是殺人滅口的意思，心裏有些不適，說道：“自然是帶回去。”

言冰雲不讚同地搖搖頭：“萬一被北齊人發現了怎麼辦？”

“被發現了怎麼辦？”範閑盯著言冰雲的臉，嘲諷說道：“當然是涼拌。就算他們發現了又能怎麼辦？你被覆了一年，這膽子也小了許多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